

·研究生论坛·

社会资本与社区体育公共服务

刘艳丽¹, 苗大培²

(1. 天津体育学院 研究生部, 天津 300381; 2. 深圳大学 体育部,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 要:从社会学、经济学视角分析社会资本与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关系。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网络中的重要资源。我国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在特有的制度与社区文化背景下,需要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组织网络构建、体育公共服务提供等运行机制的构建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

关键词:社会资本; 体育公共服务; 社区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5)03-0126-03

Social capital vs.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

LIU Yan-li¹, MIAO Da-pe²

(1. Graduate Department, Tianj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ianjin 300381,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and pointed out that soci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in social network. It is necessary for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 in China to exert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particular institution and the background of community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operating mechanisms, such as establishing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 organization and providing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accumulation process of social capital.

Key words:social capit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community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社区体育成为社会体育的主流组织形态。而社区体育服务作为社区体育建设和全民健身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小康社会下对满足人们的公共体育需求及形成健康的体育生活方式有重要意义的服务活动,其发展的机制目前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考虑到社区体育的公共服务内涵及发展诸要素,除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基本条件,社会资本是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社会资本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近年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理论工具,为各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它对于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和运作机制构建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相关概念界定

1.1 社会资本

一般认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先是由法国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1980年系统提出来的。他从工具性角度指出社会资本是“实际和潜在资源的结合,这些资源与相互

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种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boordieu)”^[1]。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2]认为“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社会资源的首创者林南^[3]提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根植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罗伯特·普特南则从发展角度阐述:“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Putnam, 1993)”^[4]。

总之,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网络中的一种重要资源,包括普遍的信任、共同的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内容,“它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5]。社会资本是社会学的概念,本质上来源于互惠动机和有限范围内的团结;从经济学属性来看,具有一般资本的积累性、规模效应性、非竞争和非排他属性,以及特有的互惠性、不可让渡性,是无形的。

1.2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及提供主体

随着居民生活需求的多元化,社区体育服务成为社区服

收稿日期:2004-10-29

作者简介:刘艳丽(1976-),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对其概念还没有统一界定。根据以往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可将社区体育服务宽泛地界定为:以基层社区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以社区成员的自助—互助为基础,利用社区内外的体育资源,“专门为居民的体育活动创造条件、提供帮助的各种活动的总称”^[6]。社区体育服务本质上在于其公益性和非营利性,部分体育服务项目可以实行有偿服务,“但前提是低偿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体育服务”^[7]。

因此,一般所说的社区体育服务主要指的是在社区范围内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这里的体育公共服务,指满足社会共同需求,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公共物品性质的体育服务。大部分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属于准公共物品性质,例如具有非竞争性但具有排他性的公共体育场馆,可以收取价格低廉的门票来限制不想买门票的人进入,以及具有竞争性但不具有排他性的社区健身活动设施、场地的使用等。

由于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性,利润至上的市场企业一般不愿提供,所以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一般是政府提倡和引导下的基层社区行政组织,以及社区体育协会、大众俱乐部、晨晚练点等非营利性的群众体育组织。这些社区组织提供的是体育服务这种公共物品,因而本身进行的也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那么如何发挥这些体育服务组织的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体育服务资源和资本,就成为提高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

2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制度、文化背景与面临的问题:对社会资本的理性认识

2.1 制度与文化背景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体育作为公共福利事业,政府承担着所有供给职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企业制度、住房制度、福利制度的改革,无论城市还是乡镇,社会生活逐步由单位制过渡到社区制,人们将更多地依赖于社区,在社区范围内作为社会共同体满足各种利益需求。如同其他服务职能被移交社会一样,体育服务职能从主要依靠单位,转向了主要依靠社区这个公共服务领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社区是当今社会体育公共服务提供的可操作空间。

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社区格局的影响,决定了目前社区文化不同于西方现代社区的特点。从社会学角度理解,乡土中国是“亲情社会”,即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家族及中庸伦理之道。因此中国目前的社会关系,或者是血缘、亲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对非制度性的社会关系因素格外重视,对公共事务较少参与;或者是计划经济下由社区的行政性、垂直化管理造成的个人与公共事务直接利益的脱节,目前社区交往和公共生活较少,邻里情感隔膜化^[8]。总之,由于缺乏一种志愿性的组织和文化机制来满足自身体育生活需求,社区居民普遍比较被动,对社区生活的认同感及参与感不足,因而就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来讲,缺少一种现代开放性和具有公民精神的公共空间背景,这些是我国现阶段整体社会改革面临和需要克服的问题。

2.2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需要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

社区体育对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有积极意义,但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原因,目前在体育服务方面存在资源、组织和参与机制等多方面的困难。我们面临着社会转型对社区空间提出的新要求,要提供良好的体育公共服务,需要在社区内建立信任体系、服务组织体系以及资源动员、整合与协调机制。如前所述,社区体育服务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活动,一方面要重视对体育指导、资金、场地、器材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整合;同时,应该结合社区实际对个人与组织的“社会资本”有一个理性认识,克服旧有福利制度对居民个人利益需求和参与意识的忽视,“以人为本”,促进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参与,才能扩大服务组织网络的广泛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性。

从社区角度考察社会资本,是“蕴含在社区内部的个人和组织之间或组织内部的关系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最终表现为社区网络的形式”^[9]。这种网络并不是外在于个人行动者的、人际关系的简单“浮现”,而是一种内在化的信任和协调关系。那么,对社区体育服务组织来讲,需要通过自身网络作用的发挥,在使居民自身利益和体育需求得到社区公共生活承认的前提下,结合社区地缘、空间、文化特点,借助社区成员对社区体育参与的合力,在社区网络中达到资源互补和内在信任,进一步推动社区体育服务发展。

3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构建:社会资本的积累

3.1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组织网络构建:社会资本的载体

现代社会,正如社会学家罗伯·帕特^[10]所说的“多种多样的人相互见面又混淆在一起,却从未相互充分了解”,那么要使人们对公共事业保持参与的热情,必然需要各种服务组织的相互整合与协调作用。社会资本虽然是无形的,但它需要以社会网络及组织为载体。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组织可以看作是社会资源与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集合,是一个由管理类、活动类、资源类、协调类等体育服务组织构成的系统,是行政与志愿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服务网络,各部分有不同组成状况及功能定位,但都需要靠自身力量及信任体系、规范体系等社会资本,寻求社会资源的整合,来促进自身服务功能的实现。这就意味着社会资本是联系服务组织与服务对象的桥梁和纽带。

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第一章第六条强调“国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举办公共文化体育设施。”也就是说,鼓励各种社会资源投入到公共体育事业中来。即对于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除了需要社区管理组织,还应当有更多的专门的非营利体育服务组织,如基层体育社团、社区体育俱乐部、活动辅导站点等来提供服务。非营利组织以其本身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及为多数人提供体育服务的目标,能解决某些政府和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保持公共服务提供的灵活性、适用性,在组织管理及资源动员方式上具有信息的横向、平等交流特点,利于建立组织内外成员对组织的信任,促进体育志愿服务者的增加,利于在促进群众体育社会化的过程中,营造社区体育公

共服务共同体。

作为社会资本载体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组织,为维护网络体系的运行,必须使组织具备一定的规范——信任、合作、互惠、奖惩等等,制定体育服务的权责机制。例如社区体育俱乐部,需要制定会员准入条例等规则,以此保证社区内单位和个人对社区体育的参与,使之具有不同程度的组织性、独立性与自治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特征,进一步培育社区体育服务的生产者,避免“搭便车”等利益互损行为,这种规范也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这样既保证了服务系统的整体性,又能吸引更多的社区体育参与者和支持赞助者,从而进一步构建稳定、健康、协调的社区体育服务运行机制。

3.2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社会资本的发掘

社会资本既然是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组织的一种基本特征和资源,就要在实际的服务过程中发挥作用。因为社会资本不同于其他资本的特点还在于“它不会因为使用但会因为不使用而枯竭”^[11]。

(1)组织的资源动员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对社区体育服务来说,其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这种参与是积极的自觉的,有赖于成员的社区认同感。这种“我们的”意识,即信任与认同,作为社会资本的基本形式,是一种感情投入,是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展开的基础。在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体育服务事业也必然容易开展。研究社会资本的代表学者普特南^[12]在《独自打保龄: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文中,指出随着美国社会公民参与意识的减弱,独自进行体育活动的增加了,参加体育协会的人减少了,并直接强调“公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组织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众参与的准则和网络的影响。成功的出路经常是出现在有良好公民参与的社群中。在一个有着充足社会资本的社群中生活会相对容易很多”。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更需要发挥公众参与的力量。这种参与并非个人层次的、简单的参与,而是以组织为中介的社区共同体各种合力的参与。

(2)社会资本的发掘与积累过程。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资源动员,需要培育社区信任体系,建立公众参与的内在激励机制。就我国大部分城镇社区来看,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政府资金扶持,兴建社区体育设施,满足多方位需求,另外,在社会成员之间情感联系日益弱化的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依靠社区自治力量,从居民切身利益出发,保持社区成员的个性化、独立性与社区团结相结合的适当程度,才能增进信任与团结。在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应改变以往体育服务组织行政色彩浓厚的状况,重视社会资本即“社区人”的资源和利益因素,满足多元化的体育生活需求,例如成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及其他社区体育俱乐部,丰富社区青少年和其他人群的业余生活等。总之,通过各种形式使居民自身利益得到公共生活的承认并得以放大,多方面营造社区共建及相互信任氛围,调动社区居民对这种社区体育的兴趣和参与意识。而对于社区成员个体来说,在相互交织的体育服务组织网络中,人们参

与体育、成为体育人口的渠道增加了,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条件选择更多的体育活动类型和参加不同的组织,获得指导和活动的同时,相互间的信任感增强,使体育活动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成为整个社区公共服务的资源选择。

另外,可以依托社区整体服务的行政与自治相融合的机制,成立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协商委员会,动员知名人士、居民代表、单位代表等有关方面人士参加,可以利用社区精英人物丰厚的社会资源,如名誉、声望等公共形象及社会地位,针对志愿支持、筹资、活动开展等问题,加强社区内外的协调与交流,创造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支持体系;还可以通过自身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参与,起到一种示范作用,此类例子在美国等国家屡见不鲜。这种机制利于吸引公众注意力,同时实现了资源互动,使社区体育服务这种公共物品的生产降低成本和交易费用。社区居民获得体育服务的同时,增强了对社区体育的参与感和自豪感,实现体育方面社会资本的再积累。这种服务与资本积累的循环过程,使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 [1] 赵子祥. 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潜在功能——关于社会资本的社会学研究综述[J]. 社会科学战线, 2003, 5(5): 219-222.
- [2] 詹姆斯·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 邓方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356.
- [3] 林南. 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 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153.
- [4] 张文宏. 社会资本: 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3(4): 23-33.
- [5] Edward L. Glaes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social capital [EB/OL]. <http://nber.org/papers/w7728>.
- [6] 樊炳有. 社区体育论[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3: 80.
- [7] 包雪鸣. 关于社区体育服务概念与几个关系的再认识[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03, 19(2): 24-27.
- [8] 孙立平. 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育[M]. 学海, 2001(4): 14-23.
- [9] 隋广军, 盖翔中. 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J]. 学术研究, 2002(7): 21-23.
- [10] 林尚立. 社区民主与治理: 案例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3.
- [11] 萨缪尔·伯勒斯. 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 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129.
- [12] 罗伯特·普特南. 独自打保龄球: 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J]. 虞大鹏译. 规划师, 2002(2): 82-86.

[编辑:李寿荣]